

童元方



童元方作品系列（二）

我先是站在展廳中間，四面一望，有油畫，有水彩，有素描。我的眼睛一下就
 是被吸引了，不自覺地走向前去賞。一看之下，那感覺真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這幅畫可能是流傳最廣的，見之於書籍、海報、明信片最頻繁的，甚至可
 商品化了。以為自己見得太多，已經麻木，畢竟卻是在真蹟面前，是整件禮
 膜拜，又想感謝造物主依託自己的妙手來造人，人才真可能有此傑作來
 創世的大能。那一刻我明白了為什麼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那一刻
 想死。那力量來自梵高的筆觸，是無論如何也複製不出。顏料是血，畫
 盤，在明面的畫面上閃之閃之，閃之閃之。閃之閃之。閃之閃之。閃之閃之。
 風輕的雲朵，~~長長的~~ 漩渦的塵埃與~~閃爍的~~ 蜂柏，只有在萬籟俱寂的
 禁錮的心得以釋放，得以飛奔至宇宙的邊緣，畫上。
 一百年後的水站在畫前，流下了~~無聲的~~ 淚來...
 外還有裝了梵高的展覽，即時有蘇聯趕回學校，誰也不知道沒次上課與
 編排。很多年後我還在思忖，告訴了教座館的等文物安眠接洽時跡的壓
 也有點抱歉的意思，他愣了一下，對我說：「那不是人情，是聲愛。」(Midi)

为彼此的乡愁

For Mutual Nostalgia

黄山书社

花生万象

为彼此的乡愁

For Mutual Nostalgia

童元方作品系列（二）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彼此的乡愁/童元方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6
ISBN 978 -7 -5461 -0411 -9

I. 为… II. 童…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6833 号

书 名: 为彼此的乡愁

著 者: 童元方

责任编辑: 余 玲

特约编辑: 程忆南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7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大陆版序

沙雕与纸屋

二〇〇七年暑假，临离波士顿回香港前，嘉阳姐带我们去岩港吃海鲜。我们家有个龙虾王，之前在临海一家叫“威尼斯”的餐馆吃过一只，是把头切下来、洗净了再放回去的那一种，坐在盘子上甚有气势，但什么黄也没有了，完全没有吃头。所以龙虾王一听说要去岩港，孩子似的雀跃。

胡姐开车带我们出城，近瑞维尔海滩时，远远望见海滩上的沙雕，想到波士顿那天，看见报上提到有个沙雕节，以为早已过去了，怎知过了一个月，那些雕像仍在海滩上。是等自然风化吗？我们干脆停了车，跑下海滩去。

几年前去新加坡看三妹，在圣淘沙岛上第一次看见

沙雕，是国际比赛得奖的作品，所以都是些开天辟地的人物，比如摩西、汉摩拉比之类的，造型伟岸，气势撼人。

但这瑞维尔沙滩上的雕像规模小多了。因为小，结构简单，反而隐约看出来所有的雕刻都是在沙柱上开始的。沙柱有如石块，在上面雕凿出心中想要的形状与线条。我在圣淘沙时全无概念，以为那些壮丽的、如模型般的作品是用沙捏，或塑，而非雕出来的。

有一个作品叫“风中之烛”，是一头发飞扬的女子与一摇曳的蜡烛，雕刻师在静的沙柱上捕捉动的生命。凝视那张脸，竟是戴安娜，看着真令人神伤！另外沙雕节的冠军作品叫“道歉”，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面对着脸，连身上的衣褶都纤细地刻画出来。也许是把比赛的沙柱一分为二，所以两座沙像都是窄窄的，长身玉立，没有动作，当然也没有语言，但二人的眼神却透出了抱歉的意思。不知是出于作者的经验，还是预告的宣言？

胡姐说到岩港之前会先经过纸屋，可以顺便去看看。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纸做的屋子会是什么样？会有多大？真的能站得住吗？还能挡风雨？我们照着地址，寻着路牌，一轮兜兜转转，进了住宅区，有的屋檐下垂着风铃，有的挂着贝壳，院子里种的不是鲜红的天竺葵，就是紫色的喇叭花。而坐落在最大的花海中的一幢，外

表看来与一般住家无异，只是砌墙的砖更古雅，园里的花更灿烂。廊上插着一幅美国国旗，一个大牌子上写着：Paper House，居然就是纸屋。屋前路边还立着一个邮箱，咦！难道还有人住吗？

走上前廊，才看清楚所谓墙，不是砖砌成的，而是一卷卷的报纸压实了再一层层叠上去的，外面还上了亮光漆，报上的新闻仍然清晰可读。上漆固然美观，可能也为防水。伸手摸摸，如砖一样硬。除了墙，房子本身是木结构，屋顶为木瓦。后来知道这前廊是后加的，不只为纸屋挡风雨，也为它挡了新英格兰的霜雪。

门没有锁，有小纸条欢迎访客自由出入，但希望每人乐捐一块五美金，放进桌上的信封，离去时把信封摆在邮箱里，再把小旗子竖起来，日后自会有人来取。

暮色渐合，我们进得门来，就在墙上找开关，又看见一张小纸条，写着“有光”，并有一箭头指向下方，正是电灯开关。开灯的动作就仿佛回应纸条上的句子，意谓“就有了光”。看来，照顾这纸屋的人，还有些幽默感，我们三人不觉笑了。

有灯，当下一亮。这纸屋里有桌椅、书架，有钢琴、台灯，还有收音机及老爷钟。有砖砌的壁炉，炉上有板；有木制的窗框，窗上有帘。如果不注意看，这室内，一如寻常家居。这样的纸屋，是怎么样也想像不出

的。后来听说了，这小屋一共用了十万份报纸，糊纸的浆糊都是主人用面粉和水自己做的，跟我小时候家里糊花纸门自制的一样；不过他们还加了苹果皮。

我们一样一样仔细看，原来钢琴是真的，仍可以弹奏。只是琴身用报纸卷层层包住，收音机柜子也是如此，且还看得见报上都是胡佛竞选美国总统的消息；而书桌的报纸，则全是林白飞越大西洋的头条新闻。至于那老爷钟，钟座所用的报纸卷包括了美国四十八州首府报纸的刊头。当时的美国没有阿拉斯加，也没有夏威夷。流光如矢，有时真令人觉得恐怖。

然后就看到墙上挂的纸屋主人的照片了，他们是斯坦曼夫妇，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先生是机械工程师，一九二二年开始盖这样一栋房子当做度夏的别墅，纸窗帘则是太太的手艺。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八年间，他们平时住剑桥，暑假才住在纸屋里。当时纸屋已有水有电，但没有浴室，也没有厨房；他们在哪里洗澡，又在哪里煮饭，就不得而知了。辛辛苦苦盖了纸屋，但后来为什么又不住了呢？环顾四周，所见的一切都说明时间停留在上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是不是紧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所以情况有变，他们不再回来了？

离开纸屋后，只几分钟就到了岩港。在港口找到一家餐馆，龙虾王终于吃到了一只清蒸的全虾，算是补上

了前次的缺憾。我问他：“明知以沙雕刻与用纸造屋都不会长久，那又为什么如此费心费力呢？”他若有所思地答道：“也许人类想要在暂时寄居的世上留一些曾经驻足的痕迹罢！”

这些日子为大陆版我的系列校稿时，发现这系列中的两本书，《一样花开》是我最早的散文集，《为彼此的乡愁》则是最近的。忽然想起一年半前所看到的沙雕与纸屋来。《一样花开》的书题来自黛玉的《问菊》：一样花开为底迟？迟，也还是开了。一篇篇看过去，早期的悲壮些，字里行间依然令我落泪；近期的潇洒些，已略有逍遥之意。瞬息之地如何谈及永恒？不过是留一些印记罢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于香港

自序

这是我最近两三年写的散文所结的集子。大部分是在香港写的，也偶有在台，或在美写的。要起一个与内容多少相关的书名，总是朦胧地想起一个英文字“Nostalgia”。相应的中文呢？是乡愁，还是忆昔？或是乡愁与忆昔兼而有之？却因此想起两三个小故事来。

先由一个与我最没有关系的故事说起：

“For Mutual Nostalgia”是爱因斯坦在一本书上的题签。这本书是有关布拉格这座城的摄影集，是爱氏去世前两年的一九五三，送给他最后一位女朋友约翰娜的生日礼物。这不是相当于中文的“为彼此的乡愁”吗？为什么不译为“共同的”呢？虽然是大家共有的，但赠书之事只涉及彼此二人。至于故事的原委也可长话短说。

爱因斯坦在一九一一年，一家四口忽然去了布拉格，但只待了十六个月，就又回瑞士了。在刚到布拉格

时，是很兴奋的。他与老友们写信说，那里的风景优美，而居处也有电灯。但并无多久即发现水要煮沸才可以喝，卧床竟然有清不完的跳蚤；大学里有许多表填不完，有层层学官要应付。学生的程度也谈不上，更没有可以切磋的朋友。那十六个月，爱因斯坦对布拉格总括的形容是：“半野蛮的地方”，当然越快离开越好。但这些毕竟还是浮面的理由，及至最近我知道了爱氏晚年那位女伴也是从布拉格来的，而爱氏在赠书上写出“Nostalgia”这个字。我好奇起来：怀什么乡呢？又忆什么旧呢？

我只喜欢看爱氏传记中的零碎细事，何况这个布拉格的十六个月，实在是爱因斯坦一生的分水岭，也是他感情世界中起伏的关键。这些古人往事，何须担忧，而仔细推求起来，竟也惊心动魄。

布拉格固然是约翰娜的故乡，但爱因斯坦在布拉格时她才十岁，爱氏自己是三十二岁罢。到了一九二九年，约翰娜曾于柏林为爱氏整理过凌乱的书架，编过一本藏书目录，作为爱氏五十岁的生日礼物。那时候约翰娜早就是奥图·凡塔的妻子，而凡塔本人爱氏倒是在布拉格就认识的。爱氏在布拉格时烦中稍乐的时光，多是在凡塔老家的沙龙。与凡塔在柏林的重逢，唤起过二十年前的记忆；但与约翰娜在柏林的来往，可以说为时甚暂。那么，所谓“Mutual Nostalgia”又如何说起呢？

“Nostalgia” 这个字之于爱氏，写在赠给约翰娜的布拉格的摄影集上，是捕捉城市的光影呢？还是忆起了凡塔家的大宅？使后来离群索居于普林斯顿小镇上的两人，有这可怜的“共同”之地。实在是爱因斯坦感情世界的漫漫长夜里，一点稀疏的星光在乍明乍灭而已。

这是我最近想起有关“Nostalgia” 这个字的小故事。但爱因斯坦对我来说，毕竟是太大也太远了。

“Nostalgia” 这个字，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学的，但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哈佛的日文课。老师要我们在学期结束时大家表演。我要朗诵日文诗，所选的一首叫《马戏团》，诗中就有“Nostalgia” 这个字。在这首日文诗里，“马戏团”与“乡愁”二字用的既不是汉字，也不是日文平假名，而是直接借用英文的外来语片假名。所以，“サ - カス”（Circus）与“ノスタルジア”（Nostalgia）二字，每一个英文原文中婉转带过的字音，在日文里都成了明显的音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微微颤抖的同时，想起马戏团巡游卖艺，流徙四方，又哪有固定的家可言？在笑声处处的马戏场内外，似乎只有快乐，但竟然生出“浮草”之意（是日文汉字的浮草）。那天我只是在想：人类如何浮在人生长河的水面上，又如何似是自在却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这算第二个与“Nostalgia” 有关的小故事罢。

离开波士顿，到了香港以后，这几年我有时教中国古诗的翻译，总是从李白的《静夜思》开始。凡是中国人，似乎就没有不知道这首五言绝句的。简单得好像都不觉得它该是一首诗，容易得更像不论谁都以为自己也能作得出来。译成英文的作品随意找来一看，就是十几家。

诸家大作不是直译多些，意译少许；就是直译少些，意译多些。比如翟理斯（Herbert Giles），罗威尔（Amy Lowell），及宾纳（Witter Bynner）等的译作所含直译或意译的成分，程度上各有不同。而我最欣赏的是翁显良的译作，完全是意译。诗而完全意译，固属自由，但极吃力；何况他又不讲格律，甚至可以说以散文入诗。也许翁显良有李白的潇洒丰神与豪爽怀抱，因而译诗可以达到脱胎换骨的境界。他是这样译的：

床前明月光，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 Hoarfrost?

疑是地上霜。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 the
same moon.

举头望明月，As scenes long past came to mind,
my eyes fall again.

低头思故乡。On the splash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

译文读来已使人佩服，至于“静夜思”这一诗题，所有译家都在“静夜”（tranquil night）或“思”（thoughts）上打转，而翁只将其译成一字，即“Nostalgia”！这真是，也只能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矣。“意态由来画不成”，翁显良从哪里找来的画笔与颜料，画成如此淡雅而又自然的作品？

翁显良是谁呢？原来是来自香港！他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九四〇年进入香港大学。大概时间与遭遇均与张爱玲差不多罢！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返回大陆，就读于中山大学，于一九四七年毕业。四八年又回到香港，四九年再赴广州，从此漂泊在内地。经过那非人间的十年以后，才在人生昏黄时，赶着译了一些诗。以后，不知怎么就无声息地凋零了。

这三个互不相干却都含有“Nostalgia”这个小故事，如同水面上的浮叶，不时在我平静的心湖上飘去飘来。用“For Mutual Nostalgia”——“为彼此的乡愁”，作为书的名字，献给那些正在怀乡、或在忆旧，满天颤抖的、或已化为泥土的万千秋叶，与一望无际、万古销沉的萧瑟秋天。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于香港

目 录

大陆版序

 沙雕与纸屋 1

自序 7

山 与 海

盆菜的滋味 3

历史剧与艺术 10

“远而不见”与“略而不见” 13

故乡 17

相思树下 21

松仔园的下午 25

荔枝窝与老虎笏 34

时 与 事

路与桥 43

喧哗与快乐

 芝加哥的千禧公园 49

朗费罗的路边客栈 59

为彼此的乡愁

阳光、阴影与花香	
霍桑两百年	68
朴素与微薄	
谈美国总统的薪酬	75
莱特曼论现代病	81
鼓声	86
精确与生动	92
父与子的对话	99

思 与 花 开

峥嵘心事	109
哭笑无端	112
逆流而上	115
海市蜃楼	118
所见“英雄”	121
知鱼乐	124
如酒如茶	126
人生何似	129
天人“合一亭”	132
看戏记	135
完美的风暴	138
网与鱼	141
语言就如大都市的房子	144

山 与 海